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 获奖小戏小品选集



广东省文化厅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 获奖小戏小品选集

主 编：陈小明

副主编：陈瑞春

张 梅

责 编：唐国华

符林敏

卢向阳

广东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
2002 年 12 月

编 者 的 话

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和深圳市文化局承办的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于2002年12月18日至23日在深圳市成功举办。参加本届花会展演的37个剧目，是从全省120多个节目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丰富、思想健康、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情、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展示了1999年来群众戏剧事业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经过专家评选，共评出1个特别奖、14个金奖、12个银奖、10个铜奖、40个优秀演员奖、6个组织奖、1个特别荣誉奖。

为推动我省群众戏剧创作演出活动的普及、繁荣，为各地开展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欢庆春节、元宵节日群众文艺活动提供剧本资料，特选取“花会”中部分优秀剧目，编辑成册，以供各地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和各业余文艺演出团队选用，使我省群众文艺创作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收到“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社会效益。

广东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

获奖小戏小品选集

目 录

《生死签》(小粤剧)	东莞市道滘镇戏剧曲艺协会	(1)
《非常男女》(小话剧)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馆	(5)
《望婿成龙》(小戏曲)	梅州市五华县文化馆	(12)
《民以食为天》(小雷剧)	湛江市赤坎区代表队	(15)
《特别招聘》(山歌小喜剧)	梅州市兴宁市文化馆	(19)
《胡土贵当官》(小粤剧)	茂名市信宜市文体局	(23)
《“百元”祭》(开平民歌小戏)	江门市开平市文化局	(28)
《反仆为主》(小品)	深圳市罗湖区文化馆	(31)
《喇叭声声》(小品)	深圳市罗湖区文化馆	(35)
《夏威夷机票》(话剧小品)	东莞市虎门文化站	(39)
《老板,好嘢!》(话剧小品)	佛山市南海市黄岐区文化站	(44)
《鸭哥》(小品)	中山市沙溪镇宣传文化中心	(48)
《拉靠山》(采茶戏)	韶关市南雄代表队	(52)
《表叔又来了》(小话剧)	肇庆市封开县代表队	(57)
《能大婶上电视》(小话剧)	阳江市文化局	(62)
《情系故乡茶》(现代小潮剧)	潮州市群众艺术馆	(67)
《新娘借官》(民歌小戏)	广州市海珠区文化馆	(72)
《野菊花》(话剧小品)	汕头市澄海市文化馆	(76)
《哑巴打电话》(小品)	韶关市乳源县文化馆	(79)

生 死 签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金奖作品)

编 剧: 芙尔、文协

演 出: 东莞市道滘镇戏剧曲艺协会

人 物 虎妈——渔妇,四十多岁。

大虎——义军,虎妈的长子,二十岁。

小虎——义军,大虎的弟弟,十六岁。

[鸦片战争时期,东莞虎门渔村——
低矮泥屋前,破网挂墙边,海边耸巨
石,海面漫硝烟。

虎妈 (唱“倒板”)

枪声紧,炮声骤,
惊涛拍岸!

[紧张的乐曲声、枪炮声中幕启:虎妈拖
着病体从屋里出来,怅然远望,焦虑万
分……

[大虎提鱼叉匆匆上。

大虎 妈—妈!

虎妈 大虎—你回来啦?(急问)弟弟呢?

大虎 放心吧妈,小虎他还在祠堂磨刀呢!

虎妈 (捏一把汗)阿弥陀佛,你两兄弟都平安
无事就好了!(咳)

大虎 妈,今早您吃过三叔公给的药,精神好
点了吧?

虎妈 好是好点,可老是……(又咳)

大虎 (扶妈坐下,替其斟水捶背)妈,您急什
么呢?三叔公说,你的病总是会好的。妈,
以后家里的事,就要小虎多费些心了。
我……(欲言又止)

虎妈 你怎么啦?

大虎 我……(难于启齿)

虎妈 大虎,吞吞吐吐地,有什么事瞒住妈啦?

大虎 (鼓起勇气)妈!
(唱“霸腔慢板”)

红毛鬼,用鸦片,
想将我国人麻醉,
侵我国土逞凶狂!
多亏林大人,
在虎门销烟——
我军民振雄威,
洋鬼闻风肚丧,

(拉高腔)

(接“水仙子”)

鬼子羞恼动怒——
军舰反扑好嚣张,

以洋枪炮轰我乡。
虎门人,为迎敌,
用血肉筑起那——
攻不破的铁壁与铜墙!

虎妈 好呀!

大虎 妈!(念)刚才乡亲父老聚集祠堂,商量
了一件大事干。

虎妈 什么事?

大虎 村里立即组成敢死队……

虎妈 敢死队?

大虎 带齐火药,连夜出海,炸掉番鬼的兵舰,
为死难乡亲把冤偿!

虎妈 那岂不是……

大虎 妈,请恕不孝孩儿,再难将亲娘奉养!
(跪)

虎妈 (急扶)你……

大虎 我已加入敢死队——

虎妈 (一怔)什么?!

大虎 往后报恩尽孝,只好靠弟郎了!

虎妈 啊……(一阵昏眩)

大虎 妈!(急扶,喂水)

虎妈 (唱“银台上”)
养儿廿载苦尽尝。
怎忍心让孩儿,
冒死将炮火当,
离却为娘,
捐躯敌航上?(过门)

你不能去,不能去呀!

大虎 妈!(续唱)

遇国难,匹夫有责——
虎穴龙潭照直闯!
您恩深似海洋,请妈妈,
休为我痛伤——
权当孩儿出海远舰。

虎妈 (音乐浪里白)说得对!“国难当头,匹夫
有责”……大虎你就去吧!(掩泪)

大虎 好妈妈!(唱“快中板”)
您深明大义慨而慷!
拜别娘亲——(散)
敢死队往。(提叉欲下)

[小虎背短刀匆匆上。]

小虎 阿哥!阿妈!——

虎妈 小虎!你——

小虎 妈,我报名参加敢死队了!

大虎、虎妈 (同时一怔)什么?

大虎 不行!(唱“滚花”)
敢死队,由我去,小虎你留在家堂!

小虎 为什么要我留家呀?

大虎 刚才开会族长说了——我家兄弟两人,
只能一个到敢死队尽忠,一个留在家里
尽孝。

小虎 那我就去尽忠!

大虎 小虎,你才十六呀!

小虎 哼!十六岁又怎样,如果不是家里穷,我
都娶老婆了!阿妈不是说过——古时有
个小甘罗,十二岁就做丞相吗?

大虎 小虎,去敢死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
道你今后还有大把前途。

小虎 阿哥,你更不能去敢死队啦,我们邓家
还要靠你传宗接代哩!

大虎 你不也是男仔吗?阿哥去了,邓家传宗
接代还有你呀!妈,我去了——(欲下)

小虎 不行——(拦阻)我要去敢死队!(欲下)

大虎 小虎!(一把拉住)

虎妈 (唱“爽二黄”)
他两兄弟,争着敢死队里行,
热血一腔如火样!
手背与手心,都是为娘心上肉,
让谁留家让谁去,
一下间意乱心徨……(腔)

小虎 妈,就由你作主,让我去吧……。妈,你
怎么不出声呢?

大虎 阿妈想说什么,我知道!
(唱“二黄合字序”)
先父遗言,阿妈一直记心房——
再苦也要好好将孩抚养。

小虎 (接唱)多少个冬秋,阿妈辛酸尽尝!

大虎 小虎(接唱)
阿妈尤其疼爱弟郎,
当你是宝贝心肝。(吊慢)
怎能让你到敢死队往?
听阿哥话,在家好好照顾阿妈,
敢死队还是阿哥去好。

小虎 我去!

大虎 我去!

兄弟 (同时)我——去!

虎妈 哦……(唱“二流”)
那一边争去赴义,
这一边难煞为娘。
舍亲生,能不痛断肝肠?
打番鬼,邓家当仁不让!
(浪里白)有道“大海无水河涌旱,一朝
国破家亦亡”。不如,你兄弟两人都……

兄弟 (同时)不行!

大虎 阿妈体弱多病——

小虎 怎能没人照顾?

大虎 小虎你留下!

小虎 阿哥留下好!

大虎 你留!

小虎 你留!

兄弟 (同时)你——留!

虎妈 (左右为难中,灵机一动)都别争了!
(续唱)谁去谁留由天定——

兄弟 由天定?

虎妈 (唱“二黄滚花”)
抽签抉择在当场!(音乐声起)

兄弟 抽签?

虎妈 唔。阿妈就用竹做签,削尖的是死签,切

齐的是生签,抽到生签的留家侍奉为娘,
抽到死签的前去与敌舰同归于尽!

兄弟 好!

虎妈 小虎,(从小虎手中接过钢刀)你去将筷
子筒拿来。(小虎应下)大虎,你去将为
娘压在箱底的那双新鞋和平日用惯的
木梳拿出来。

大虎 拿来做什么?

虎妈 无需多问,叫拿就拿(大虎应下)

(念)未削竹签心先碎,

刀刀直刷——(唱散)我胸膛!

(走到桌前,边削签边唱新曲“生死签”)

生死签,定去向,

一双好孩儿,争着蹈火赴汤。

忠孝两难全,虎妈不存奢望。

只求天庇佑——

敢死队遇难化吉祥、化吉祥!

[大、小虎取筷筒、鞋、梳复上。

兄弟 妈!

虎妈 生死签削好了。等下不管谁抽到死签,
都恐怕是有去无回了,抽签之前,我要
你们一个替妈梳头,一个替妈换鞋,就
算你们尽了最后的孝道!

大虎 妈,您坐好吧!(兄弟搬凳,扶妈坐好)

虎妈 (唱“反线二黄”)

端坐院中,(长序)待亲儿同尽孝——

(长序)

小虎 妈!

(续唱)我替妈梳靚苍发一头;

大虎 (续唱)我替娘亲把新鞋换上。(序)

虎妈 小虎——(接唱)

可曾记得当初——

阿妈替你梳头将故事讲?

小虎 记得!(接唱)

岳飞从军,精忠报国,

岳飞刺字,万世留芳!

虎妈 大虎——(接唱“尺字序”)
当初妈妈替你穿鞋，
记否有何话讲？

大虎 (接唱)妈你曾对我诉家史，
大虎如今也未忘——
阿爹他，丧于鸦片，
可恨洋鬼罪恶千桩！

虎妈 (接唱)这血海深冤，家仇国恨永莫忘。
要将番鬼驱赶，
要学英雄做好汉！

兄弟 孩儿记住啦！
[锣声骤响，三人一怔。

大虎 哦！(唱“快中板”)
耳畔忽闻锣声响亮——

小虎 (接唱)敢死队集合在祠堂。

大虎 (接唱“三字”)
快抽签——

小虎 (接唱)定去向。

大虎 (接唱)炸军舰——

小虎 (接唱)灭强梁！

虎妈 (接转“七字清”)
两个好孩儿，心红胆壮，
不枉为娘捱尽雪雨风霜！
快抽签——(锣鼓音乐)
[兄弟冲过去欲抽签，虎妈不忍心急按

住……激烈思想斗争后，又以颤动的手
捧签筒。兄弟同时伸手又止，围着签筒
转圈拣签，虎妈在旁偷泣，最后兄弟各
抽一签，紧闭双眼捂签于胸前。

虎妈 (声声带泪，唱“滚花”)
兄弟一同举签看。(兄弟举签睁眼)

大虎 削尖头的是死签！我去——

小虎 我的签也是削尖头的哪！

兄弟 (莫名其妙)两支都是死签？！

虎妈 没错！阿妈不是糊涂人，不会拖你们的
后腿。
(唱“煞板”)

兄弟俩，同报国，
再不用牵挂为娘！

[乐声起，依依不舍地为儿整整衣裳，
突然取刀奔上高处自刎。

兄弟 (拦阻不及)妈——
(悲恸地扑过去，紧紧抱着满身是血的
母亲)

[一束红光罩着母子三人的造型。

[悲壮的合唱起：
丹心碧血映天红，
莞邑英烈永留芳、永留芳！

[造型，幕闭。

[剧终。

非常男女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金奖作品)

根据前苏联作家左琴科作品《罪与罚》改编

编 剧:陈慧中

演 出:深圳市福田区文化馆

人 物 丈夫(夫),妻子(妻),妻兄(兄),男送
水工(工),警察(警)。

场 景 家中,墙上有一特大结婚照。

[灯亮时,丈夫正在读报,妻子拿着摇
控器朝观众席看“电视”。妻不时笑出
声来。

[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节目隐约可
闻。

夫 (惊叫)哎呀……(结结巴巴念报)严打
…… 已已……在我市全面铺开……检
察机关对经济犯罪,加大侦查力度 ……
哎呀——一批贪官,被处——(大叫)死
刑? ……(颤抖)死刑 ……

[夫焦躁异常地从沙发底摸出一个布
包。

[兴致勃勃的妻只顾朝电视笑。并且把
电视声音调得更大了!

主持人声音 “今晚我们相聚‘非常男女’,但
愿更多男女嘉宾爱情速配成功!

现在人气最旺的是五号的林小姐
和七号的王先生……

夫 (吼叫)别看了!(抢过遥控器关电视)
妻 怎么啦?

夫 都什么时候了?(亮报纸)受贿的,又毙
了好几个!(挥舞遥控器)你还“非常男
女”?

[出了毛病的遥控器经不住晃动——电
视主持人突然又冒了出来:“……林先
生您别着急……”

[夫妻合力关电视。

妻 (接那个包)你别总这样疑神疑鬼好不
好? 包工头送这包钱,谁能知道呀?

夫 你懂个屁!

妻 (从衣架吊上取下一件大睡袍给林披上)
再这样下去,该怎么过日子啊? 多少天
了,我们没睡过一次好觉,我们已经两
个月……没那个了!

林 (火了)都这个了还那个? 要知道,你我
是,是“非常男女”!

妻 “非常男女”？

夫 非常时期的非常男女！拿了这笔非常收入，无论在哪都有眼睛在盯着我！我非常非常……没一天不做恶梦的，还还“那个”？

妻 天哪，这该怎么办哪！

夫 （无意望见窗外什么，更惊）楼下有个人走来走去——

妻 （往外望）警察！

夫 不是公安局就是检察院！

妻 啊！

夫 是冲着这个包来的？

妻 你不要乱吓唬我好不好？

夫 快！（慌忙揣包入内，妻随之）

[一个总笑咪咪的年轻警察手拿一个小钱包和一张名片上。

警 （对观众）上班头一天就领了个好差事！有人在垃圾堆捡到这个空钱包，里头有这名片和一个驾驶证！所长要我来找失主！（看名片和门牌）808——就是这一家！遭了——（翻钱包）驾驶证呢？

噢，刚才放在所长桌子上了！算了，（将钱包放进兜里）让主人到派出所走一趟得了！（按门铃，喊）有人在家吗？

[夫妻闻声惊慌复出，相视片刻，妻开门，两人倒抽一口冷气。

警 （笑嘻嘻）哪位是龙腾公司总经理林永昌？

妻 他……

夫 什什……什么事？

警 （笑嘻嘻，大声）好事！我们找了好久啊，为了你那个包……

夫妻 （大叫）包！

警 还是快点吧！（笑咪咪地拍对方肩膀）领导要你赶紧去认了！

夫 赶紧去认了？

妻 赶紧？

夫 （哆嗦加剧）早早在一星星期前，我就在犹豫，想想赶紧去认了，今天看了报……更想了……（对妻叹息）瞧，都跟你说过，你就不信！现在呢……

警 时间不多了！

夫 时间不多了？（急穿外衣，穿错袖筒）咳咳……

妻 （生离死别般）能吃就多吃点吧——这袋东西带上吃……

夫 （接妻食物袋）带好孩子！（把外衣扣子扣到内衣扣眼里）我准，准备好啦……同志，带带我走吧！（走两步绊了一脚，随警下）

妻 （大哭）天哪——（电话响，害怕地拿起话筒）喂，是啊，啊？哥哥？哥哥是你给我打电话吗？（哭）永昌出事啦！你快过来吧！越快越好！（放话筒）那个包我该怎么放呢？（跑进里房）

[送水工扛一桶纯净水上。

工 （喊）林太，林太——水来啦！

[妻内应“谁啊？”复上。

妻 噢，送水的老陈啊！

工 林总……跟警察去了？

妻 你都知道了？

工 （点头）啊，刚才大院子里的人都看到了呀！

妻 哎，（自语）这逮捕怎么不放在晚上呢？

工 逮捕啦？

妻 你不是知道了吗？

工 刚才在楼梯口，我明明听到警察在跟经理说一个什么包……

妻 就是因为受贿这个包才逮捕的啊！

工 啊？没想到，没想到！还没有搜查吧？

妻 搜查？

工 （语无伦次）你别太难过，这类事多着呢，

听说一个什么海关的关长，一宣布逮捕，马上家产全部没收！

妻 全部没收？

工 对啊！

妻 马上？

工 前脚一走，后脚就到！

妻 前脚一走，后脚就到？

工 还有呢，听说……

[妻兄上。

妻 哥！

兄 到底怎么啦？啊，那个人是谁？

妻 送水工。

工 听说成克杰还有一个情妇最爱吃……

兄 情什么妇？还不给我出去？（撵工）

工 （边走边还回头）林太林太……你听我说……（下）

兄 快说！

妻 逮捕了！

兄 逮捕了？

妻 有人说，财产马上要全部没收……

兄 没收？嗯，我也是这样想。

妻 听说前脚一走后脚就到！

兄 后脚就到？别慌，有哥呢！现在必须紧急行动，马上把财产统统卖掉！（拉那张上面站着妹妹的地毯）

妻 （跌倒）哥，难道家产……要全部卖掉吗？

兄 对，全部！（拨电话）请转 2917……

[送水工喊“林太林太——”复上。

兄 你怎么又来了？

工 还没给我水票呢！

妻 （给水票）给！

兄 （继续打电话）喂，——旧货市场吗？请找一个人快速赶到幸福路 888 号 808！

工 可以给我几件衣服吗？

兄 挑几件新一点的让他看看，不过要快！

[妻拿来夫刚才披过的睡袍和衣吊上的几件外衣。

工 （对着光亮细看）很旧了，这些破烂货平均多少钱一件？

妻 二十。

工 二十？两块差不多！

妻 十八！

工 三块！

兄 （烦）没时间了！

工 高兴递钱给女主人）那我就拿走啦！至于丈夫……至于丈夫你也别担心，只要不判死刑就好办……

兄 （吼）还丈夫？有完没完？

[工下。

兄 （对话筒）你说清楚点，最快多少时间到？两小时？不行，只要你快，什么都好说，我们是百分之百大出血，跳楼价！

妻 哥！

兄 一个小时？不行！全跟你说白了，只要你十分钟内能把这批家具拉走，什么价我全答应！

妻 （更大声）哥！

兄 （吼）都什么时候了？来没收的人完全有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妻 啊！

兄 不用慌，收旧货的答应马上到！家具，柜子，衣服，都给他们，我也拿点什么，我无论如何要帮你！

妻 不过全部家当就这样打水漂，我我……

兄 你懂个屁！没收那才打水漂呢！关键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等他们来了一看，啥都没有，妻子一贫如洗，坐在地板上……哎呀，看你这身打扮，快快——换件破旧的！

妻 我我哪有破旧的呀？

兄 （随手在茶几下抓起一大块破衣做的抹

布)这不正是吗?(硬为妹套上)

兄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速度!

妻 是的,我明白,可我心痛!再过十分钟,房子就全空了,我我……

兄 哎呀,房子!还有房子!

妻 房子?当初这可花了十万买来的啊!

兄 得马上处理!(拨电话)转 0964!这儿有一套三房一厅的二手房……(对妹)你别拉我呀!(对话筒)不不不,不是说你,请马上过来看看,什么?经理不在?(放话筒)

[送水工穿着刚得到的那件大睡袍上。]

工 这件我恐怕大了点吧?

兄 (没看)正合身!

工 不,大了!

兄 哪儿大了?(从后面抓着睡袍)你穿着还小了点呢!

工 (几乎要哭)我我刚才明明……

妻 你穿最合身了!

工 不不,肩膀都勒痛了,我真正的感觉是太小了!

兄 (松开手)哪儿呀,是布料让你弄皱了,我看还是大!

工 也许……也许是……活见鬼,真的大了!

妻 拿去吧,正合身!

工 这几把椅子——

兄 不准动!家具统统卖掉了,只剩下房子。

工 房子?能不能分期付款?

兄 能,能啊!

工 开价不太离谱,我也想……

兄 别罗嗦,先交定金,其余今后再说!

妻 哥!

工 我兜里只有五百块。

兄 五百就五百!给他开张条!要不我替你

开得了!(开条)别拉我呀,签个名吧!不能再拖了!

[妻又糊里糊涂签了名。]

——快速结婚后,也可快速离婚嘛!

兄 (走近工)什么打扫打扫?

工 什么?

兄 短短一刻钟,你来了三趟,你你——还算个男人么?

工 什么?

兄 你喜欢她,就直说嘛!

工 我我我……喜欢她?

兄 你以为我是傻瓜?你每趟都向我妹提出当丈夫的事!

工 当当丈夫?没有!

兄 没有?你老对我妹说——“至于丈夫嘛你别担心!”,明摆着就是想挺身而出嘛!

工 天哪!

兄 得了得了,你就走过去说——我想同您结婚,我不打扰你们……

工 不不,……冤枉啊!

兄 你真糊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大声)我妹是,是跳楼价,大出血!

工 我不跳楼,不跳楼……你们在要我!

兄 (跺脚)怎么是要你呢?你没看出(指妹)你俩,是有感情基础的!

[妹低头。

工 怎么回事啊,糊里又糊涂……

兄 (紧拉工手)这就是爱——(唱《糊涂的爱》)“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你俩谈,你俩好好谈——

妻 (拉哥)哥,这好象快了点!

兄 都什么时候了!结了今后还可离嘛!(庄严)妹,人生的关键处,就那么几步!总攻时刻到了!(退至门外)。

[静场。

妻 你,你做什么工作的?

工 啊?

妻 对对,送水工,送水工!……你看电视吗?

工 看,看!

兄 (在门外对观众跺脚)还看什么电视哪!

[妻开电视,挨着工坐下,工不知所措,拉开距离。

[电视还在播《非常男女》。

妻 快看——《非常男女》!

[主持人正喊着:非常男女,非常甜蜜!

妻 非常男女,非常甜蜜!

工 非常甜蜜!非常甜蜜!

妻 (看电视)我喜欢五号李先生……

工 (看电视)我喜欢八号王小姐……

妻 (看电视)哎,五号你怎么还不敢拥抱呢?(直勾勾望工)你怎么还不敢拥抱呢?

工 (目光相碰)啊?

妻 “婚姻速配”很,很时尚的!我觉得……你也,也很懂时尚!

工 我我懂时尚?

妻 是啊,饮纯净水就是时尚!

兄 (在门外跺脚)谈纯净水干嘛?(高声)没时间了!

妻 (急,突然哭了起来)跟《非常男女》一比,我俩太,太传统啦!

工 啊?你真的想和我——那个?

妻 (突然)你是暂住户口?

工 是的!

妻 我是正式深圳户口!

工 深圳户口?

妻 你我——那个,你不就扎根深圳了么!

工 (兴奋)扎根深圳?林太——

妻 (娇嗔)还林太?叫我……淑珍!

工 淑——珍!

兄 (迫不及待闯进)恭喜恭喜!(一一握手

后对妹)你马上去办离婚手续,慢,结完婚再走!(手搭到两人的手上,用神父口气自问自答)“你愿意娶陈淑珍为妻吗——愿意!祝贺你们!”接吻吧!

[两人很别扭地接吻。

兄 这就对了!(大笑)

妻 哥!(害羞奔入里房)

兄 瞧你,差点失掉一个多好的老婆!

工 (呆呆思索良久,突然冒出一句)不对!

兄 (吓了一跳)怎么啦?

工 (极认真地)既然要同她结婚,干吗还要从她那儿买衣服呢?

兄 你可以穿着度蜜月嘛!

工 可我已经付钱了!既然要同她结了婚,我的钱不就白付啦?这不等于从我自己这儿买的吗?

兄 你买衣在前,结婚在后,你装什么糊涂啊?

工 我不同意自己向自己买东西,你不还,我要请律师!

兄 你这个无赖!

工 你才是无赖!

[两人打了起来。

[妻喊“怎么回事?”复出。

兄 他要讨回买衣的钱!

工 用自家东西还收费,象什么新郎?

妻 算了算了,钱一人一半!

工 还有刚才房子的定金!

妻 五百块一人一半,我俩都二百五!(还钱)进里房歇歇吧!(推工)

工 这新娘不错……(边走边数钱)不错——是二百五!(两人入内)

[电话响。

兄 旧货公司的?车已经到楼下了!好,好!(放电话,兴奋得摩拳擦掌,将沙发翻个四脚朝天,对内喊)收旧家具到了,快准

备吧!(入内)

[那个警察热情送夫走出。夫手中拿着那个钱包和一本驾驶证。

警 (大笑)对不起对不起,让林先生白跑一趟派出所!

夫 (巴不得快点支开警)没什么!您请留步!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啊!

[警热情丝毫未减,似乎想将对方送进家门。

夫 (大声恳求)请留步!您也太客气了!一定要用摩托车送我……

警 哪里哪里,我们对不起你哪!怎么没看到这驾驶证早过期的呢!工作太粗心了!

夫 (对警陪笑)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啊!(转身就跑)

警 (喊)慢!

夫 (一惊)啊?

警 (热情地拿出《意见本》)要不……给我们留几句意见吧!以便我们今后改进工作!

夫 不必了不必了!(近乎哭着说)我太,太谢谢你啦!再见啊!(转身跑进屋,快速关门)

警 (还不甘心地热情挥手)再见啊——

[警笑着摇了摇头,走下。

[夫重新打开一条门缝,见警走远,喘了口气。

[兄复出,着手试搬客厅沙发。

[夫回头见其背影,失声大叫。

夫 贼!(朝窗外)抓贼啊——(抱住兄)

兄 (挣扎)是我,是我啊——

[妹冲出,见状目瞪口呆。

夫 怎么回事?

妻 你——

夫 (亮小钱包)他们要我去认这个包!

妻 啊？
[静场。
[兄不敢正视妹夫，稍稍想溜，被六神无主的妹妹紧紧拉住。
[内传来送水工的叫声：“老婆——出什么事啦？老婆——”
[满头肥皂泡裹着浴巾的新郎冲了出来，他怀中还抱着开头我们见过的那个贿赂包！
夫 （注视两人，浑身发抖）你们——（扑了过去）
工 别动，没判死刑已经便宜了你啦！这是我在我家冲凉房发现的宝贝！
妻 （也扑了过去，与工撕打）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
[夫抓起遥控器便打，没想到触发按键，电视中里正闹到高潮的“非常男女”闯出来凑热闹——
[主持人亢奋的声音“恭喜恭喜，恭喜五

号林先生与三号李小姐速配成功——”

[在疯狂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台上大打出手，一片混乱，妻翻脸倒戈，与夫合力抢回新郎手中的包，拼命撵新郎出去……

[那个年轻民警嘟哝着“贼在哪？”气喘呼呼地冲上楼来。

警 （进门举枪大喊）跑不了啦！

[夫条件反射地举起手来，手中遥控器和布包落地，大叠大叠的钱散了出来！

[静场！

[突然，妻打破静场，再次倒戈，朝送水工奔去！

妻 （拥抱工）老公——

夫 （惨叫一声）啊——（晕倒）

[电视欢呼声大作……

[收光。

[剧终。

望 婿 成 龙

(广东省第四届群众戏剧花会金奖作品)

编 剧:廖 武

演 出:梅州五华县文化馆

人 物 阿六伯—山村农民,六十出头。
阿 明—六伯女婿,二十六、七岁,镇
农技员

六伯姆—六伯妻,年近六十。

时 间 当代。

地 点 客家山村,六伯家。

[六伯姆喜洋洋捧一酒瓮上。

六伯姆 (唱)女婿为我争面光,竞选镇长有希望。笔试排名他第一,不可大意啊
(唱)还需我一坛老酒做文章。

[六伯手拿一大信封高兴地外上。

阿六伯 (唱)一坛佳酿屋中藏,不准旁人嗅酒香。

人逢喜事酒助兴(与欲要抱酒坛出门的妻相撞)哎,老婆子,你怎么乱动我的酒?

六伯姆 我今天有急用。

阿六伯 我也有急用

两 人 (唱)慰劳(帮助)我的好婿郎。

阿六伯 想到一块了。你看,镇政府的公开信,咱们的女婿比第二名多出 30 多分。

六伯姆 哎,人家讲关键靠门路,如果寻对了路,别说当个副镇长,说不定“嗖”

阿六伯 怎么了?

六伯姆 到县里了。“嗖”

阿六伯 到市里了。

六伯姆 “嗖”

阿六伯 到省里了。“嗖”嘘——别“嗖”了,再“嗖”就上天了。别走太远,就留在镇里为乡亲们办点实事。我们要托两条蕃薯芋头给他都比较容易。

六伯姆 四六货,人家堂堂镇长谁要你的蕃薯芋头吗?老头子,哎,这酒我……

阿六伯 别动,我约了女婿,给他补身子。走,炒菜去。

六伯姆 我——

硬被六伯拉下。

[阿明戴眼镜,斯文潇洒,提公文包上。

阿 明 (唱)阿明赶上了好时光,

海阔天高任翱翔。

立大志改变这山乡面貌,

做强者就应该勇挑大梁。

搞竞岗人人面前都平等，
技术员我打败了沙场老将。
岳父母夸赞我争光露脸，
一进屋就闻到阵阵酒香……
阿爸，阿妈！

〔“哎，来了。”两人扎着围裙上。

阿六伯 (拍他肩)阿明，有出息，敢去竞争副镇长。

六伯姆 (得意)我早就教导过他：当官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哈哈！

阿明啊！

(唱)当领导来有威信，
一言出口值千金。

阿明 不(唱)事事想着老百姓，胸中一颗公仆心。

阿六伯 对(念)东村水渠淤泥堵，

阿明 (念)春灌之前要疏通。

阿六伯 (念)西村小学课室少，

阿明 (念)书桌破旧要翻新。

六伯姆 (唱)阿昌媳妇怀了孕，

阿六伯 (唱)阿旺两口闹离婚……

阿明 (唱)大事小事都是事，

六伯姆 (唱)还望领导多费心。

哈哈，女婿当了官阿妈也沾光。你看这几年那王大炮，仗着亲戚是上边的头面人物，多威风，办什么事都顺当。

阿六伯 呸，他是横行霸道，坏事做绝。

六伯姆 人家可是过的好好的，还娶了个二十岁的姑娘……

阿六伯 六十多岁的人娶了二十多岁的姑娘？

六伯姆 阿明，他是能通天的人。听说他最近腰疼的厉害……，我想这酒……

阿六伯 对，这酒平时我舍不得喝，今天我请你喝。

阿明 阿爸，我不会喝。

六伯姆 他不会喝。

阿六伯 傻孩子，这酒可是壮阳长寿啊。知道吗，这大山里几十年才能遇见一头浑身橙黄发亮，毛打卷的野公猪，祖上叫它“山龙”，用它的两个卵球泡长乐烧酒确是大补。从前九叔公太喝了这种酒活到一百零六。阿明啊！

(唱)这神酒可遇不可求，

那“山龙”撞上了我的猎枪口。

土瓮里泡了它七七四十九，

现如今正是开封的好时候。

借这酒祝女婿步步往高走，

借这酒祝女婿更上一层楼。

老婆子，开封。

六伯姆 (捂住)不，既然祝女婿步步往高走，那就得寻对门路。

阿六伯 什么意思？

六伯姆 第二名的那位正在上面四处活动，说不定……

阿明 妈，咱们光明磊落。

阿六伯 对，不搞那一套。

六伯姆 石脑，官场的事连小孩都知道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不跑不送基本不动。

阿六伯 那你想怎么办？

六伯姆 为了女婿的前程，这瓮酒得原封不动地送人。

两 人 送谁？

六伯姆 王大炮。

阿六伯 王大炮？为什么要送他？

六伯姆 因为他腰骨疼。

阿六伯 (一跺脚)活该！

六伯姆 还因为……阿明，他亲戚是上面的关键人物。

阿六伯 是又怎样？

六伯姆 只要他一句话，女婿的事……

阿六伯 我明白了，明白了。(猛然吼)不行，这酒我要喝，谁也不送！